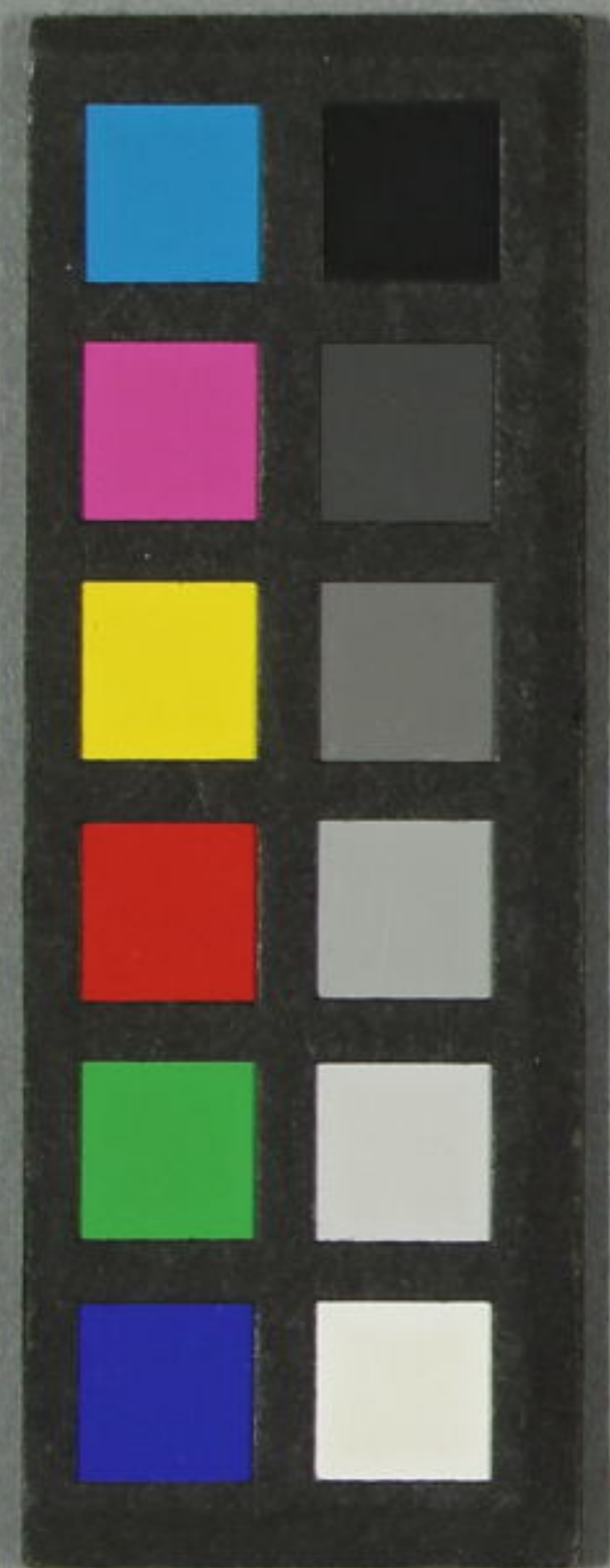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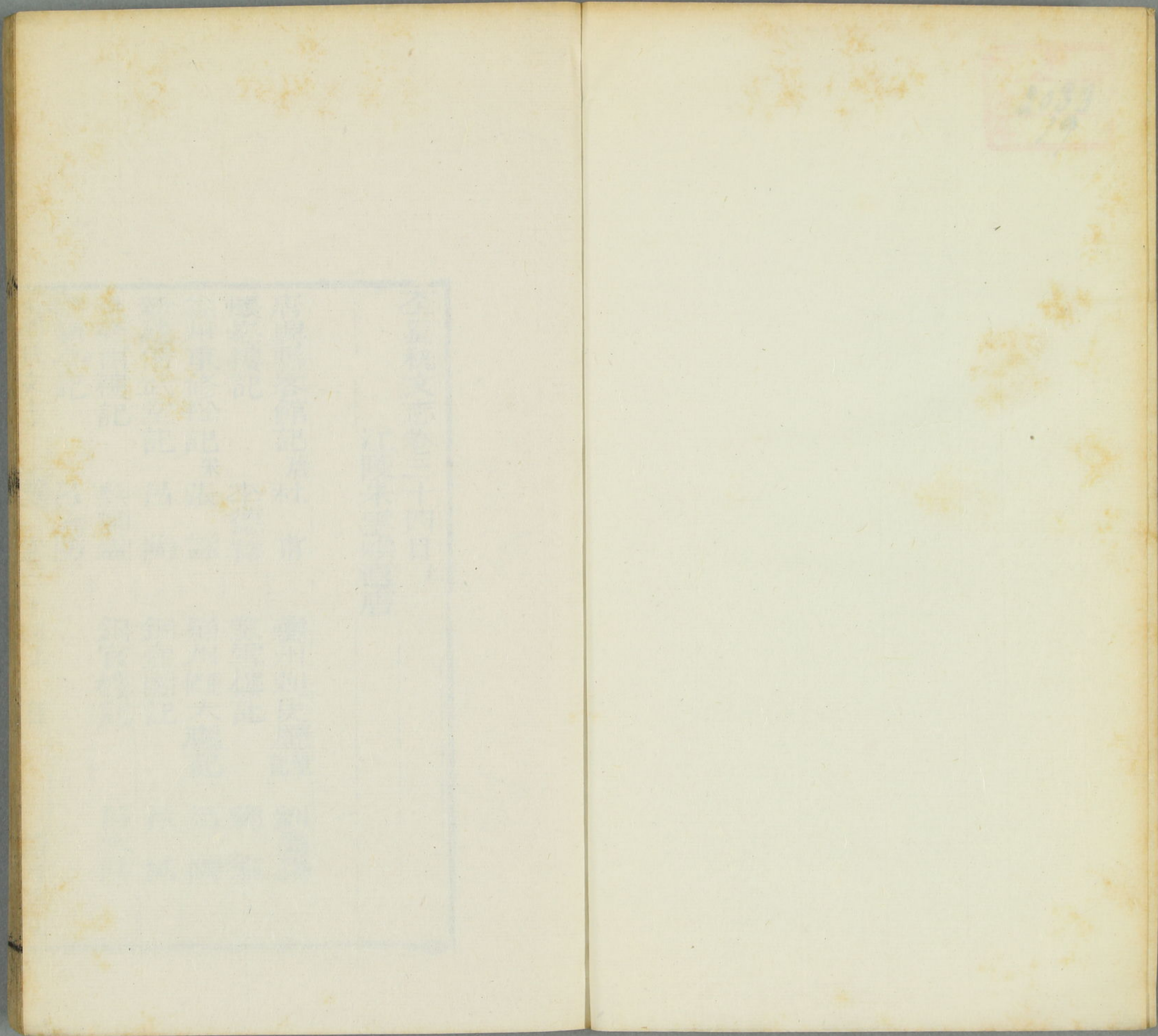


全蜀藝文志

和石  
2033  
19



和 16  
2033  
19



全蜀稅文志卷三十四目上

江陵朱雲煥遺唐

唐興縣客館記

唐杜甫

夔州刺史廳壁記

劉禹錫

懷崧樓記

李德裕

望雪樓記

鄧袞

益州重修崧記

宋張詠

蜀州鍾大廳記

呂陶

新建備武堂記

呂陶

銅壺閣記

呂拭

重修西樓記

吳師孟

錦官樓記

呂大防

辯蘭亭記

呂大防

全蜀稅文志

卷三十四上 目

讀月草堂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四上 升菴原本

江陵朱雲煥退唐

記乙

唐興縣客館記

唐杜甫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惇獨而和其  
 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一咨於官屬於羣吏於眾庶曰  
 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下溼吾人猶不堪其居以  
 客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  
 厥載則達觀於大壯作之閤閣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踰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四上 記 讀月草堂



越傳會通梁直走鬼將厭蓬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旁序開發  
洩霜露潛靚深矣步欄複霽萬瓦在後匪丹甍為質疎達為迴  
廊南注又為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  
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而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  
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矣  
宿昔井樹或相為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  
無以栗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  
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贊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為人  
皆曰我公之為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

室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至於館之  
醯醢闕出於私廚使之乘駟闕出於私廄君豈為亭長乎是躬  
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是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  
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疵瑕忽生何以為之是  
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杜之朋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  
知人不怒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  
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日辛丑歲  
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夔州刺史廳壁記

劉禹錫

夔在春秋為子國楚併為楚九縣之一秦為魚復漢為固陵蜀為巴東梁為信州初城於灤西後周大總管龍門王公述登白帝嘆曰此奇勢可居遂移府於今治所是歲建德五年隋初楊素以越公領總管又張大之唐興武德二年詔書其以信州為夔州七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一十九郡開元中猶領七州天寶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年命嗣道王鍊為太守賜之旌節統峽中五郡軍事乾元初復為州偃節於有司第以防禦使為稱尋罷以支郡隸江陵按版圖方輪不足當通邑而今秩與上郡齒特以待蠻夷故也故相國安陽公乾曜嘗參軍事修圖

經言風俗甚備今以郡國更名之所然著於壁云凡名殊必以國事建必以年謹始也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刺史中劉禹錫記

懷崧樓記

李德裕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余獲在內庭常僚九人承弼者五

而十數集作十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余與集無此三川守

李公而已設者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書韋公鎮既太和已歲

復接舊老聞集無同升台階或纒歎止輿已協白雞之夢或未

聞稅駕遽有黃犬之悲則集無向之榮華可以愴悽況余憂傷

所浸疲共爾多病當驚北叟之伏集作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

共爾二字當作茶  
全蜀文志分爲二

愛作愛

施集作曲作旁隱傍施墀現竹樹陰合簷楹晝昏喧雀所依涼

颺罕至余盡去危堞做為虛樓翦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密篠而

近對佳集作樹樹前舊有大辛夷延清輝於月幌集作留愛景

於寒薨集作晨憩宵遊皆有殊意集作周視原野永懷崧峰肇

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庾公不淺之意集作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

賢斯乃無愧丙辰歲丙申月庚辰日集無此三字銀青光祿大夫守

滁州刺史李德裕記

望雪樓記

十七世孫 鄧 袞新都人

上續位年京兆公繇亞荆牧彭搜鯁治蠹化耆耘而革之不易

節而政成既而府署亭臺之弊壞者咸理新之明年秋作望雪

樓訖功俾進士鄧袞銘之蜀蜀之鄙截如巨砥厥郡維彭比西

天屏危壁峭青寒霄摩冥鯨跳虬奔限巒隔蕃上排雪峰延疊

萬重鶴登瑤駟月積綃鮮振古不勦四節一色皎皓披飄寒鋼

陰膠光涵二水冷射千里往哲所嘉名之玉壘公來未期畢完

察凋乃於崇墉作為麗譙長材羨工不伐不徭趾故規新不僭

不驕經之浹辰輦飛迢迢三伏赫曦九野如燒斯焉一登神滌

煩銷他日徵黃羊碑邵棠下客貢銘永播德芳先是王僕射潛

蕭桂州祐繼守斯郡二公陶奇撰幽不乏心匠於西湖臺島花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四上 記

讀月草堂



竹列殖布置罔不宛妙維雪山彭之殊觀獨莫經意豈非天待  
我公作賞跡乎昔西漢進儒術臣多貞方魏晉扇虛元吏采風  
流孰若公精六籍練衆務蘊張趙之幹敏兼王謝之精雅辯辭  
盈庭奮毫電飛其牘百幅歷眸冰釋前可以折穆之之角近可  
以挫戴胃之銳則不止有逸暇覽眺蓋離大旆師長列侯方鈞  
平衡肅和神人殛期矣褒不佞鑑公奇績覬識士和望雪不取  
於澁心瑩目將以思潔曰登樓不取於櫛清沐曠在據上睨下  
察人之利病亦敷政之嘉術也大中元年九月記

益州重修公宇記

宋張詠

四

肆百參拾伍

按圖經秦惠王遣張儀陳軫伐蜀滅開明氏卜築是城方廣七  
里從周制也分築南北二少城以處商賈少城之跡今并湮沒  
命郡曰蜀郡自秦至漢民戶益繁改郡曰益州由漢至唐逆順  
增損出諸史牒此不復言隋文帝封次子秀爲蜀王因附張儀  
舊城增築南西二隅通廣十里今之官署卽蜀王秀所築之城  
中北也唐元宗幸蜀升爲成都府唐末政弛諸蠻內寇高駢建  
節卽時驅除以爲居人圍閉多繁腫疾始築羅城方廣三十六  
里清遠江元在州前顧城之大小足以知四民之治否朱梁移  
唐鼎遠人得以肆志王建孟知祥迭稱僞號乾德初王師弔伐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四上

記

讀月草堂

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軍府事取偽冊勳府為治所淳化甲午歲土賊李順據有州城偏師一興尋亦殄滅是年降府為州危樓壞屋比比相望臺殿餘基屹然並峙官曹不次非所便宜至道丁酉歲詔始議改作計工上請帝命是俞仍委使守以董于役以其計材也先二年討賊之始林箐陰深多隱亡命詔許其翦伐以廓康莊得竹凡二十萬本椽二萬條賊亂之餘人多違禁帝恩寬貸甿死而徒又以徒役之人陶土為瓦較日減工人不告倦歲得瓦四十萬新故相兼無所闕乏毀逾制將顛之屋即棟梁桁櫨之舉不復外求平屹然臺殿之址即磚礎百萬之數一以充足其

五

肆百陸拾柒

計役也得繫岸水運二千人更為三番分受其事夏即早入晚歸當午乃息冬即辰後起工始申而罷所以養人力而護寒燠也自夏徂冬十月工畢無遊手無逃丁所謂不勞而成矣其計匠也先舉民籍得千餘人軍籍三百人分為四番約旬有代指期自至不復追呼由臺殿之士資巧塲之用與夫墊地勞人省功殆半其東因孟氏文明廳為設廳廊有樓廳後起堂中門立戟通於大門其中因王氏西樓為後樓樓前有堂堂有掖室室前迴廊廊南暖廳屏有黃氏名畫雙鶴花竹恠石在焉眾名曰雙鶴廳次南涼廳壁有黃氏畫湖山雙鷺在焉其畫二壁洎漢水雙鷺皆自壞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四上 記 讀月草堂

屋移因名曰畫廳涼暖二廳便寒暑也二廳之東官廚四十間  
置廚北越通廊廊北為道院一廳一堂廚與道院本非正位蓋攔  
滅古廊二礎之外蜀地所安也涼廳西有都廳廳在使院六十  
間之中所以便議公也院北有節堂堂北有正堂與後樓前為  
次西位也節堂西通兵甲庫所以示隱故也涼都二廳南列四  
署同寮以居前門通衢後門通廳所以便行事也公庫直室客  
位食廳之列馬廐酒庫園果蔬流之次四面稱宜無不周盡疎  
算奇樹香草名花所在有之不可殫記東挾戍兵二營南有資  
軍大庫庫非新建附故書改朝西門為衙西門去三門為一門

平僭偽之跡合州郡之制允謂得中矣不損一錢不擾一民得  
屋大小七百四十間二營不有以理事矣若俟木朽而後計役  
耗官損民何啻累百萬計州郡興修無足紀錄且欲旌其削偽  
為正無惑遠民使子子孫孫不復識逾僭之度給事中判昭文  
館事安定梁周  
翰係曰夫九州之險聚於庸蜀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於繁  
侈西南為域中之冠也多獷鶩而紆豪生因龐雜而禮義盡故  
朝廷精求良牧憂在遠人每難其材頗精厥慮亦時有違拂上  
意侵鑠下民理絲而數勞激水而屢撓公屬賊鋒肆虐之餘主  
將驕兵之後收其汗染滌惠澤以天波拯其傷夷示大造於聖  
詔萬族有其生意比屋返其營魂伊公之推心合主上素志顧  
公府之故治皆為政之遺基乃削夫壯之宏規俾循列創之常  
式不勞弊於民力不糜散於國財末歲云周民觀驟改凡視事  
之所洎燕勞之堂寮吏之所休游賞之所適竹樹花卉所至畢  
臻自韋南康驕悍之餘孟先主僭悖之後共安其過習以成風

若今之所營實以合道輕浮潛厚凶狡浸仁循吏所能允克  
皆踐采訪之吏以狀聞而疇庸之恩濫當下需參三事之庶  
敢謂大君之鴻猷休泰之辰恢闡益威乃中外之同詞也周翰  
柴愚有素顏鑄寧希自罷禁林出判上館漸追老傳之齒復多  
負薪之憂滯恩本微小才疑盡遠企近矚久未稱懷蓋明公語  
營繕之源叙致周密垂勸戒之旨通協神聽止以龍示之文便  
為貽代之式輒書後係聊贊元功時學士侍郎受代歸朝  
之年撰行之日周翰謹述于高碑之陰云景德三年記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陶

古之循吏以郡縣為一家視其民如所親之於子弟待之以忠  
厚樂易之誠濟之以勤勞不怠之力事不問巨細苟可以興作  
營置區處辦具則莫不盡心焉建校舍選開敏吏自訓飭之減  
用度遣詣博士為學子除吏繇與俱行縣道渠瀆廣陂湖起蕪

到作郵

致作至

廢溉田至數萬頃躬率儉約勸督務農出入阡陌舍止雍亭輕  
刀劍重牛犢鑄田器教犁耕親度頃畝差肥瘠為三等立文簿  
藏之鄉縣鑿山通道列亭傳置到驛凡數百里息省勞役還集  
流散發倉廩以賑凶旱具葬祭以恤鰥孤限禮聘之年施四誠  
之令禁嫁娶送終勿循奢靡此其事之大者而為之甚詳以致  
榆莖葱韭口有常數二畝五雞家有常養種桑柘植麻紵藏果  
實蓄淺茨養蠶織屨悉有教令此其事之小者而為之亦不略  
按古而求蓋幽公所由之風祗孟子所謂王道之本者亦可見  
焉是以居則悅服去則見思風跡光輝於一時德聲洋溢於後

八 肆百伍拾叁  
世游茂先之守唐安抑用此術故虛心以接物無猜阻疑貳之  
釁抗志以涖事無苟簡滅裂之態舉大綱以敦治體親細務以  
盡下情自公府至於郊野皆得其歡知茂先待之如一家也廳  
宇之敞久矣每大風雨慮至摧圮政閒事隙謀以葺之遠倣諸  
侯路寢之制近遵太守黃堂之式崇卑深廣舉適準度他所毀  
陋從而一新樓壘得其高堅帑庾得其固密文牘充棟宇有以  
謹其藏賓客戾館舍有以享其安敞亭榭以資覽詠完庖突以  
備燕饗凡爲此者蓋政有餘力而及之非先後緩急之不序也  
民安其居吾可以議居處之安非略於大而詳於小也非以治

舍爲逆旅望望然計吾歲月以去而不恤其他客有踐其境造  
其門外自西階游目四顧雖不問俗政可知矣譬如富家巨室  
垣墻立而壯門闔闢而大奧阼別而正困倉廩庫之設各得其  
其當就而詢之必有愛其子孫者主焉一郡之政何異於是予  
嘗通理此州知土俗之淳良羨風俗之秀勝以謂嘉郡齊民宜  
得賢守敏政乃具四美今茂先之治大概如此故予樂爲記之  
茂先慷慨有遠度每以功名自期豈特區區乎此他日去而顯  
矣人必思之有讀予文者亦可以慰思也

新建備武堂記

呂陶

安危治亂之變豈不難合哉人情之狙常習故舍先幾取後患  
 蓋亦多矣今朝廷所謂外憂者無如西北故秦晉趙魏皆宿勁  
 兵爲之用治軍抗武於政最先而天下之勢亦以爲最重重輕  
 者天下之異勢安危治亂所從出易而無備則變逆之資也漢  
 之衰冀州之兵起唐之季桂林之戍叛禍結不解乃底滅亡前  
 轍往鑒足以徵警議者知三路之爲重而不知蜀之不可爲輕  
 豈善計乎夫蜀四隅縣且數千里土腴物衍資貨以蕃財力貢  
 賦率四海三之一縣官指謂外府北倚劍閣險絕天下東連獠  
 獠蟠聚深固西南皆蠻詔自古犢疆唐天寶後嘗與吐蕃拜力

以三十萬衆三道入寇又嘗止成都西郛大掠華人數萬而南  
 方其王政衰圯則姦豪憑險自安或七八十載不以賦稅歸中  
 國吾朝混平宇內恩柔威禦咸有深意淳化之際起甲午距庚  
 子七年三亂狂夫一呼羣應如響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縣嚮  
 風輒靡何啻卷席之易戴白父老往往猶言其狀聞者爲之寒  
 心然則戎防軍政敢一日廢耶龍圖濮陽吳公之開府也馭兵  
 如民條教詳白凡居處飲食之具與其役任之勞逸先治以宜  
 用一厥心乃度府門之右作備武堂所以講師律而訓戎伍也  
 日練月習率有定命數視屢閱饗勞繼之金鳴鼓奏士倍其勇

十  
肆百伍拾叁  
萬衆傍睨震動耳目實鎮守之重務氓俗之深利也昔晉武既  
平吳欲去州郡兵以衛治安雖山濤盧欽力陳大本以爲非是  
亦莫能用及永寧之後寇難交起則郡國無備不能制唐穆宗  
初兩河旣定蕭俛段文昌謂武不可黷乃議銷兵及燕趙之亂  
始募市人以戰復喪河朔斯皆固不知變撥去根本苟近效忘  
遠圖安能成天下之務哉蜀無事七十有三年議者恬然不惟  
民尙嬉樂惡聞干戈公一旦遠思長慮而及於此不獨爲蜀之  
計乃爲朝廷計也始民惡兵畏公之爲懦夫曲士從而騰說逮  
其久也則曰吾將賴之以安而說者亦愧悔不敢議易之萃君

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兵法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待其公之  
意歟且魯有治戎之備足爲世法孔子序錄附於正言春秋書  
治兵大閱雖以義制文中存奧訓蓋一國之大事謹興作也堂  
之成敢不第叙本末及其歲月云

銅壺閣記

吳拭

閣作閣

府門稍東步五十步慶歷四年知府事蔣公堂作漏閣以直午  
門嘉祐中先公簽書府幕事拭待行猶及見閣以八分大字題  
其額曰銅壺歸然南向一府之冠也崇寧元年七月乙酉閭災  
政和元年三月乙卯拭承乏尹事始至府視閣故處累土如臺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四上 記

讀月草堂

十一 肆百貳拾伍  
然問吏吏曰前尹蔣卽臺爲門治材略具朝廷亦嘗賜度牒售錢六百萬有奇尹去弗克成問錢與材今安在曰材爲他所繕備暇用之錢則帑官專輒兌費矣拭曰午門既臺門也茲唯閣之宜奚臺之有卽目便徹累土圖閣如慶歷時戒府以本末聞計臺願給帑官向所輒費錢檄旁郡市木若石餘悉從府辦計使者然之於是府委倅路侯康因安侯章成都譚令愈華陽趙令申錫供奉官城外巡檢段希載供奉官監養馬務高士若總領分漉凡役事拭謂是舉也非聞諸朝以期限趣其成則帥而始置之猶前日也亟馳驛以章上被旨曰可賜之限者半年占

於龜策得九月壬申始命工如所卜日迄十一月戊寅告成通閣上下一十有四間其高一丈六尺有五寸廣十丈深五丈有六尺審曲面勢丹堊是飾旣覆甍甍厥有舜度中設關鍵闢闔惟謹此邦士大夫若稚若老相與謹曰吾邦之壯觀矣使地理書而可信吾邦自是其罔弗吉矣他日大合樂以落之酒行拭語客曰周官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蓋號令不能相聞故令之各以其物省煩趨疾以便事也然則漏刻之作周官之所甚重夫豈末務也哉齊詩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不能晨夜不夙則莫則挈壺氏不能掌其職



閣作閣

十二 肆百伍拾肆

故也按閣初置天聖中燕梓州肅所制蓮花漏於其下閣災漏  
毀閣十載更六尹於茲今吾閣成漏悉如城製置一壺一泉一  
箭四十有八銅鳥逼水而下金蓮浮箭而上氣二十四候七十  
二百刻十二辰率是箭而定凡我將佐若掾屬吏士時其寢興  
悉心公家以弗懈厥職尚何瞿瞿狂夫之聽哉雖然閣成非難  
不擾於民者是為難上既賜以閣成之期又慮夫因閣而擾也  
迺勅提點刑獄走馬承受官以警察其事夫為民之長而不知  
愛民使民不自聊而困於力役故其官府園觀卜築締構殆無  
虛日而藻績鏤刻窮極技巧曾不以殫財蠹民之為念此曹不

擊於中執法不効於司財非辜何也今營閣以嚴漏刻正周官  
之法上猶以謂擾則民受弊德音督訓至申言之此君等所具  
聞者請與君等體上之所以之至意終身銘之以庶幾不忍人  
政於是客皆起曰敢不拜幸公錄今日語拜以屬來者覽觀焉

重修西樓記

吳師孟

師孟少賤多病而有登覽之癖苟有異境佳處層樓危榭不問  
遠近必往觀焉然後沈塞底滯憂愁無聊之思隨望暢釋故成  
都樓觀之盛登覽殆徧獨西樓直府寢之北謹嚴遂靜非參僚  
賓客不得輒上每春花時大帥置酒高會於其下五日縱民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四上

記

讀月草堂

游觀宴嬉西園以為歲事然亦止得到其廡序而已自數十年來柱礎礎墜鑿朽消脫震風凌雨顛壓可慮常以大木數十叉牙撐扶行者疾趨坐者寒慄蓋無記石可攷其所建年代訪諸耆宿近百歲者漫不省之飛梯凝塵人不復上者幾二十載更十餘守重於修完非幸陰陽則憊勞費嘉祐六年東平呂公為蜀守其明年顧謂僚屬曰民有室廬尙或繕治以成都總府事體雄重為天下藩鎮之冠茲樓之名實聞四方基構竦壯復為成都臺榭之冠予平生所歷郡國多矣求之他處無有也壞然後修厥費滋廣於是驛獻其狀旨報曰俞乃鳩工於營輸材於

場經始於孟夏落成於初冬調費計工率如其數高明爽塏曩觀來復簷拱翬鸞勢若飛動又明年春復為花時之會酒半揖賓而上凭欄寓目氣思飄飄空闊川平一瞬千里江山草木紫翠明潤宮利臺榭四面環向次第高下如揖如侍民居十萬室棋布目前遠近之物容四時之風景蓋千態萬狀不可得而盡也南陽公治蜀歲餘居一日顧師孟曰昔我先正忠憲公來鎮此邦吾得侍行與伯仲日遊其上今予獲繼先治復登此樓景物依依緬懷疇昔雖忘情者能不愧然且嘉呂公不憚小勞不牽流俗復積壤將顛之屋為與民共樂之所誠可尙也一日必

十四 肆百貳拾捌  
尊春秋所與子其爲我謹做興修之時師孟生長此土樓之興  
廢實少長耳目焉矧獲從諸公游息於其處有年矣願書其事  
與其歲月使後人再修時得以考信焉

錦官樓記

呂大防

蜀居中國之西南於卦爲坤坤有致養致役之義而風俗尙焉  
土地之毛善利絲枲爲之繒布以給上國負於陸則經青泥大  
散羊腸九折之坂航於川則冒瞿唐灩澦沈舟不測之淵日輸  
月積以衣被於天下此之謂致養織文錦繡窮工極巧其爲物  
也如欲生其渥采也如可掇連薨比室運箴弄村然營繼晷幼

艾竭作以供四方之服玩此之謂致役錦官之職也有致養之  
順有致役之恭上自帝后之服禁省之用而下至疆臣戰士之  
予賜莫在焉官廢久矣故時貢篚以絲布散於市民至期而斂  
之或苦惡不中程或得輒私費急無以償則破產而不能贖元  
豐六年二月府言於朝曰歲貢錦綺純羅度以匹者萬四千其  
尤難治者七百三十上布之費總二百七十萬募工而涅籍之  
人歲費三千八百八十人而足則不煩於民而得良物以充貢詔  
可之乃度府治之東治室以爲織所興閣於前以爲積藏待發  
之府所以達風燥而遠卑溼也明年五月又詔以其所爲上供

織作職

機院特置吏以涖之凡歲貢之在官民者悉典領之益治綿錦之精麗者千五百端募工滿三百不足則僦庸以充之大率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工百六十四用村之工百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一十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蒨之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更舍出納之府為屋百二十七間而後足居噫修貢織供詔用藩臣之所宜先而常委於市人之手蓋繇偽邦苟政利於賤市遂廢服官之織因而不能改今商於籍工置吏之費則積習流弊眾為蠹賊實有出於公而不入於織紉之家者蓋亦多

十五

肆百伍拾肆

矣恭惟聖治更新使民不獲被其擾而吏無所容其姦足以度前古而垂後世矣大防承假守之乏實聞其命輒叙其所以然

辯蘭亭記

呂大防

蜀有草如諼紫莖而黃葉謂之石蟬而楚人皆以為蘭蘭見於詩易而著於離騷古人所最貴而名實錯亂乃至於此予竊疑之迺詢諸游仕荆湘者云楚之貴蘭舊矣然鄉人亦不知蘭之為蘭也前此十數歲有好事者以色臭花葉驗之於書而名著况他邦乎予於是信以為蘭攷之楚辭又有石蘭之語蓋蘭蟬聲近之誤其葉冬青其華寒其生沙石瘠土而枝葉峻茂其芳

十六 貳百捌拾玖  
不外揚暖風晴日有時而發則郁然滿乎堂室是皆有君子之德此古人之所以為貴也迺為小亭種蘭於其旁而名曰辯蘭無使楚人獨識其真者命亭之意也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四目

江陵朱雲煥退唐

分台亭記

宋范暮

籌邊樓記

陸游

惜陰亭記

京鏜

都大茶馬司新  
建簽廳架閣記

楊天惠

轉運司樓記

李石

鈐轄廳東園記

李良臣

雙流縣令題名

楊天惠

漢州三賢堂記

侯午仲

新繁縣三賢堂

樊汝霖

雙流逍遙堂記

李燾

將相堂記

閻蒼舒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四中 升菴原本

江陵朱雲煥遐唐

記乙

分弓亭記

范暮

蜀白岷山沫若水外即為夷境熙寧以來歲遣禁旅更戍今留屯成都者合土兵凡十有七營邊久無事軍政廢弛游手工技皆得編名籍中而鎧仗磨幟至朽散不可用乾道六年蠻寇雅之礪門九年犯黎之虎堂殺州從事掠居民以去勢駸駸若無所憚上憂之命敷文閣直學士吳郡范公自廣西經畧使徙鎮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四中 記

讀月草堂

全蜀公至即以練兵丁繕保障抗章驛聞上賜詔嘉獎於是簡  
士萃之驍勇者別為一軍壯且少者次之罷遣其老羸者且示  
以坐作進退之法非風雨不休而尤致意於射以為蠻夷所恃  
崎嶇大山掩翳叢木出沒其間若猿猱然吾禦之者非刀稍所  
能及乃取弓人於懸弩人於閭相膠析幹治筋液角極六材之  
良關廣場於府舍之北築亭西向摘杜少陵酬嚴武之詩名之  
曰分弓時輕裘幅巾引數百人按試技力而賞罰其勤惰未幾  
軍容一新悉為精銳蹶張者至千斤挽強過六鈞而命中者十  
八九於戲盛哉公嘗至亭上顧語其屬曰誰謂蜀兵孱乎牧野

誓師庸蜀羌髻微盧彭濮與焉蓋今東西蜀與巴郡是也諸葛  
贊皇二公勳烈偉矣哉平蠻討魏飛星流電之軍豈盡出於西  
北哉士不素習而使之操弓挾矢馳危蹈阨未有不顛仆者非  
獨蜀軍然也今吾軍既練於昔而猶有所慮大抵興滯補弊用功甚  
難而敗之至易經營終歲而荒之十日前功蕩然矣故曰屢省  
乃成欽哉功成而弗省省而弗屢此唐虞君臣之至戒而吾亭  
所為作亦欲取以自近而數省之耳公大儒退然若不勝衣而  
經綸方略小用之已如此況擴而充之乎所謂收滴博之成奪  
蓬婆之城又何足言哉亭創於淳熙乙未之季秋成於明年之  
全蜀秩文志

仲夏命莫識其歲月故併公語記之

籌邊樓記

陸游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游曰君為我記按史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劍南實始作籌邊樓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為夔道黔中越巂諸州方域皆略可指意者衛公故址其果在是乎樓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入者皆可攷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直待圖而後知哉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強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近臣

類作夔為作犍

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北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邑制度自幽薊以北出居庸松亭關並定襄五原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書委曲周悉如言其國內事雖彼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而況區區西南夷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盡在目中矣則所謂圖者直接故事而已請以是為記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予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每排沮之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予適遭清明寬大之朝論事薦更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其功業壯偉詎止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四中

記

讀月草堂



取一維州游曰請併書公言以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惜陰亭記

京鏜

予聞垂岷張公鎮蜀時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誤必詰之守籤者服為神明公謂鼓角為中軍號令不可不謹爾自予至成都首訪遺事所謂郡樓即今之銅壺閣也樓屹然自若銅壺則亡其實矣因詢其漏法則寅申巳亥階降其水者凡四既無所依據且其前以七日半為等日升一刻必驟進之前卻頻數不無差忒因喟然曰此人而不天豈東坡所謂毋意毋我而得萬物之平者耶知成都縣事臨邛宋朝英於漏法甚精

克作充

予屬其籌鑄壺刻箭始更其法則午中之晷為升箭之初畢百刻而後易仍以歷象考七十二候初末昏明晝夜長短之數日異旬殊差布於箭似能以自然之理求之天者復為圖鑿諸石且名以惜陰有問其然予告之曰人性勤惰得之天而不可強也使後世皆陶士行則此圖為贅人不能皆上智下愚凡有懼心者即可進於善矧人生誰能滿百藉令滿百亦不過三萬六千日而已幼稚髦期之時且三之一前賢功業窘束於二萬四千日之境人以壺漏為盈也而不知其年之縮也人以箭刻為升也而不知其年之降也以器之進知年之退苟能克其涓滴

之善於其身如水之盈能積其圭黍之功於其民如刻之升則  
予在蜀之日尙無負予惟懼也尙借此圖以銘諸座右云

四

肆百肆拾貳

都大茶馬司新建簽廳架閣記

楊天惠

茶之入以息計者凡二百萬馬之入以尾數者凡若干而其奇  
贏其孽息溢於常數者不在是焉每歲以其入分實塞下又以  
其課登詔王府故自階文龍茂並塞之區以及洮岷湟鄯窮邊  
之徼凡兵若民咸指日望賜待我而後出入食飲其爲利害不  
博且大哉利如是然其取於民者民未嘗怨而市於羌者羌未  
嘗厭也蓋其法市茶以平權估馬以優直推其所便一切捐以

與之故來者滋勸已則募健卒僦餘夫番休遞行輕輦而疾驅  
不涉月達秦隴則固以享十倍之獲矣其所取既不苛而所獲  
乃不貲如此故由元豐歷元祐更紹聖時事數化國是屢變至  
於此法莫之改也非不欲改也是誠有不可改也已然使者所  
統地大以遠故使事之繁常稱之事鉅以繁故文書之夥亦如  
之凡縣官之所裁可而行下者途無曠郵凡郡邑之所關決而  
須報者庭無虛跡日者有司嘗慮其多而易逸久而必亡也悉  
總爲書而類次之復闢故屋而別藏之然而因陋就庳規矩福  
小下潰旁束黜昧不爽文牒後至者或無所容之而幕府治事

五  
百伍拾叁  
之廳尤為褊迫羣吏晨趨肩尻蹙擠跡側睨需次乃進前此  
蓋有病者矣而未遑改作之功今使者黃公實始命揭而新焉  
度地若干尋為屋若干楹其廣若干其深若干經始於元符已  
卯之秋落成於明年庚辰之冬視其中則大軸山峙方籤雲委  
壁其表則綺疏華煥門序峻整赤白炯發觀者增氣時彰明縣  
令楊某聞而竊言曰夫金穀乾沒之弊根於胥吏緣色之姦萌  
於圖書之逸亡此吏治之常蠹尚非其大者也夫惟朝沒其一  
焉遺其日莫絕其一焉闕其月積日引久遺亡猥衆則其成法  
與存者幾何是其為蠹不既大矣乎今黃公為是顧欲與成法

為無窮計此其念慮深遠矣此固不可浴而書告於公而刻之

轉運司爽西樓記

李石

岷為蜀山之傑俯瞰并絡於天西維者皆平川也環山四麓凡  
府寺州廨邱里之室郊遂之居得以審執高下隨方廣狹做樓  
觀鑿戶牖延空光揖秀色如直如負如飛如驚熙而陽肅而陰  
四時朝莫開闔晦明者皆岷山雲氣往來日月吞吐也成都官  
治多勝處端倚此山向皆為重巽時名輩接武於此往往貪得  
擷取為懷袖凡視物神明之所激妙奇異之所鍾萃浩乎廓然  
文章事業不論其人胸府氣象可知也頃以邊圉多事要塗貴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四中 記

讀月草堂

人尚不得緩帶為治而金穀計算跼蹐糾纏求如曩者燕笑豈  
 弟於俎豆升降以無負西山之勝非曰不能有所未暇況俾之  
 一日之葺茲豈其時使者潼川任公將漕西蜀方有司各出納  
 以幸集事獨能以約致詳以靜制動視族庖缺折於大輒一割  
 者處之裕如先是有堂名謙思層堂作樓而未名大抵歲久支  
 撐憚若將壓焉者棟墨塵蝕斷碑臥草讀之則趙清獻公之經  
 始而文湖州為之記審矣可以躋可以宴可以憩息昔之所在  
 誰續誰似官如客寄屋如亭傳風雨鳥鼠不經人意且公則壞  
 之私則營之豈人情哉於是即舊圖新用力不煩芟荒撥穢程

績為多因以西爽名樓并繪清獻湖州二像於壁曰吾非敢作  
 也自有此山以來如湛輩未問姪景行無窮斯人斯文與岷之  
 三十六峰巍我於目者可磨也哉石竊謂開物成務此學也妙  
 之於道任重道遠此才也寓之於仁固有以媚世為學淺粗與  
 農圃同役以適俗為才競走與蒲搏爭路智跨力攘終為菑人  
 不知君子曰道曰仁將以澤物庇民而刻意細技有不足益  
 亦藏之於無所思慮毓之於清曠粹夷放之於虛明爽塏宵爾  
 心化倏爾神運而天道已行矣公所以嘯咏一室以風示吾儒  
 仁義忠厚之實且因蜀山慘舒為吾民休戚之占非特登臨觀  
 全蜀稊文志

美而已雖然斯未足以窺公之盡會公有旨召東去落成登樓之賦客有未具若乃歲月大概俛來者有考似不可無籍

鈴轄廳東園記

李良臣

山林泉石之勝閒曠靜深與人跡相絕如廉夫節士冲澹高簡才立塵外使人一見之名利之心都忘雖平時貪黷忿燥胸次焰焰未易撲滅者亦復念慮灰凍得大自在於一息之頃然廉夫節士多萍蛻埃壤曰放乎山巔水涯披莽蒼而耕橫清冷而魚其守枯寂不可藝邇而山林泉石之勝常宅乎幽崑絕壑崎嶇阻遠之地非離世遜俗捐妻子情愛棄富貴利達長往而不

返者莫得以享其樂也成都西南大都會號繁麗萬井雲錯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於遠達層樓複閣蕩摩平半空綺縠畫容絃索夜聲倡優歌舞娥媼靡曼裾聯袂屬奇物異產瑰琦錯列肆而班市黃塵漲天東西冥窮朝極夕顛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跋而望山林泉石不啻楚越之隔曾得而夢見之哉益州路兵馬鈴轄種侯治其後圃為池亭臺榭植佳華莖美木館宇星陳檻欄翼翼於闔闔鼎沸之中而有清流翠蔭蕭寥傲睨之適易喧而寂變劇而閒易其所難而致其所不可致茲不亦異乎惟舊有池泉質理塞涸為枯泥偶新泉破地而出從

而導之則故泉繼發潑沸行溢匯為激瀾因築其北命之曰  
 雙泉挾以二軒曰錦亭以海棠名曰武陵以桃溪名梁池而南  
 為亭曰寒香以梅名後為茅亭曰幽芳以蘭蕙名池東為大亭  
 曰三雨以桃杏梨名池南兩亭東西對峙曰淥淨曰連碧雙泉  
 之北有老柏數十株巨幹屹立為亭其中曰翠陰復樓其東曰  
 朝爽西因垣而山曰五峰下曰五峰洞前為山館水繞環之宛  
 如山間也於是來遊者舍轡而入門則塵容俗狀如風卷去俯  
 清泉弄明月睇層巒之峩峩悅鳴禽之啾啾風露浩然煙雲滿  
 衣主賓相視仰天大笑初不知其身之在錦官城中也嗟乎侯

之才力智思亦高且深哉埏埴風物吐吞光景來清游於萬里  
 狀成功於指顧然則推之以撥亂解紛舉瘡痍疲瘵之俗而登  
 之華胥之國吾知其不難也已抑又有說焉僕守簡池連歲以  
 檄程四川進士試文凡一再至少城至必謁侯侯輒具宴俎以  
 相酬酢視其後圃荒蕪不治無異村疇侯其意者以國步方艱  
 未暇有以自樂也今年春解紱陽安來謝諸臺距前時不越數  
 月耳而土木一新恍如幻出不覺失聲驚嘆曰是何神且速也  
 蓋隣境交驩太母來歸遠近內外和氣充塞今者不樂將何時  
 而樂乎於戲若侯者可謂能與國同其休戚矣是皆僕之所喜

書而不得辭者也侯名湘字楚源豹林隱君之後浮休居士之外孫說禮樂而敦詩書有古元帥之風云

雙流縣令題名記

楊天惠

二江合解之東偏有故題名碑聽存焉石理疏惡字畫漫漶固難於傳遠而規置短狹追琢幾滿又無以待後蓋自咸平以後雖歲歷僅可識然或竝著到罷或頗脫弗著不能皆詳焉朝奉即知縣事李侯嗤其然亟龍石將易之前馳書求余記某曰李侯子之易此石也將書日月紀官次為新故授受文具則某無以言矣將揭姓氏彰善惡為銅墨坐右炯戒則某請效其說百

今論賢令咸曰西門豹之投巫姬董宣之格主奴何易于之焚詔版此數者誠難能然某弗尚也以爲是特奮須臾之決就譎奇之名耳非所以爲中行法也彼縣令自有職調護柔良知其疴癢謹察幽隱達其嚮呻經以德義緯以法理主以質實附以文雅若是者故不足就名耶而何以驚世之迹爲今夫侯所謂賢令使人愛思者有能出此耶而所謂惡吏爲人譏詬者有能爲此耶嘗試以此迹前人姓氏而循善惡之實吾知其不可揜已然吾聞二江有三相皆舊縣尹也縣人頗矜以爲寵名其廳存其像而鄉先生鄧公又載諸詩以寶之其一人乃唐道遙公全蜀秩文志

韋嗣立也當時之政號為二川最人以故到於今傳之其二人則名與像俱忘矣意其政無它異故易泯也嗟夫以公相之尊等縣邑之陋名數品級孰為顯晦然朱邑為齋夫去今千載猶歆歆起人意而二人者生雖貴重無二死曾不得與桐鄉烏黨共飽此可為吾大誠夫惟毋陋微宦而恐忝所荷有如潘河陽之至則韋公無難為也決為之而已矣李侯字聖舉由華陽遷此邑再以治辦聞亦近世賢令之一云

漢州三賢堂記

侯午仲

天下果無正味乎何嗜而皆期於易牙果無正色乎何姣而皆

州下富脫綿竹  
縣三字

期於子都果無正音乎何聽而皆期於師曠夫三者之正與不正雖智者之所不能詰然以天下皆期焉則吾雖從而謂之正焉可也蓋天下固有不期於三子而自以為識味別色知音者矣然甘吐渣以為膾炙眩空花以為真實惑蟻動以為牛鬪是皆舉天下千萬僅一二焉則亦烏足以害其為正之說哉且是非賢否之非難齊而不可為定論也久矣自孟子論善士已有一鄉一國天下之別識者疑焉夫士一也善於一鄉一國烏有不善於天下者而孟子安用寸量銖較等列階升之為紛紛耶意者一鄉一國或得以用其好惡之情而徇其予奪之私有蓋



於天下之大善未有不公且廣者則夫善士之論每為之級而必以天下為至焉孟子蓋有微意也縣竹道德文章名節功業之士代不乏人然求其知名於天下而人無異於善未有如內翰楊公中九宇文公丞相張公之為章章也士之賢不肖雖無與於天下之善也然而天下皆以為賢如味之期於易牙姦之期於子都聽之期於師曠則凡所以為正者其必有由矣導江鮮于公宰邑之三年百廢具舉凡國朝以來邑士之賢達者既即學宮而悉繪其像矣獨念三君子知名天下且素心之所仰慕而祠堂未建若非表而出之何以稱邑之壯於是相公字之西

揭其舊屋而新之求遺像於三家之子孫而圖之於壁齒以長幼之序被以隱居之服使若其賢初無與官爵名位者噫公之用意其亦可謂周詳而曲折矣或曰公於衆祠中揭三君子以為賢而特出之則餘庸有可議乎予曰不然昔夫子嘗嘆宓子賤為君子而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說者謂其父兄之所訓誘師友之所漸習莫非君子之道而後子賤始得以君子成名蓋自夫子擊節於一子賤因以見魯國君子之衆然則公之表三賢而揭之豈特三賢而已哉涉流者可想其源拔茅者必連其茹於此見邑之多賢士而三人者特天下知名之尤而公之

知所願慕焉者爾然則是堂之建非獨足以表公師願學之心抑所以壯邑之觀也非小補矣三賢事蹟著在國史茲不復書

新繁縣三賢堂記

樊汝霖

吾友沈居中為新繁以暇日訪繁上故事則得賢者三人焉其一唐宰相李衛公德裕文饒其一我宋故贈太師王公益舜良其一龍圖閣直學士梅公摯公儀三賢者李衛公王公嘗為是邑而梅公則邑人也居中於是即縣署之東矧為堂繪三公像其上榜之曰三賢堂既成以書抵予曰其為我記之嗚呼衛公之事業文章世傳之史載之詳矣而不書其為繁豈以公勲烈

如彼其崇一縣之政不足為公道歟觀其節度西川所以治蜀相武宗所以治天下而所以治繁者可見矣逮今餘三百年父老思之不忘以縣署最大一楠四柏為公手所植此與周人指甘棠以懷召伯何異前任馱此作文饒堂後更名衛公蓋得之矣而堂宇褊小不稱及是居中徹而大之拜與王梅祠焉王公始字損之年七以文謁張公詠奇之改今字祥符八年進士後以殿中丞來為邑始至有犯法者鄉所素嫉也公條其姦上府流惡處自後一待以恩信迄其去不更管一人去而為韶州終江寧府通判位不滿其德則有子荆國文公熙寧間相裕陵以

經術為天下學者宗師梅公天聖五年第進士甲科歷臺諫言  
事有體仁宗嘉之嘉祐二年與歐王韓范司貢舉得人甚盛時  
樞內翰在得中以牋謝諸公而謂公為大臣元老其秋出守杭  
杭天子賜詩寵其後徙金陵河中府以卒甚矣三人者之賢天  
下所共忻慕也而居中獨拳拳於繁其於李衛公王公不特取  
以勵己思齊焉蓋以勵來者也乃若梅公則將為一邑勸焉或  
謂繁於成都為劇邑自梅公以來擢魏科躋顯仕者不乏賢在  
在熙寧為御史元祐初自考功郎中知今潼川呂丞相蘓公皆  
賢之則有若周公尹正孺在今中興為給事中羽翼朝廷蜀之

仕者視為領袖則有若勾公濤景山何獨一公儀氏哉居中曰  
然吾固知不可一二數特取其所自始者爾而況梅居鄉時實  
與王相值凡以詩往來者八十六和易而思深平淡而旨遠讀  
之使人一倡三歎大雅君子也吾喜其補於風化為刻石其祠  
矣有能登堂而瞻其像讀其詩雖暴悍者吾知其易直子諒之  
心莫不油然而為之生矣以美化厚俗未有捷乎此也是豈小補  
哉居中之論如此誠有味其言也予是以書之居中名曰予金  
堂人建炎二年進士第三人時以左奉議郎知縣事清慎強敏  
縣學縣南門一新徵科以時庭無留訟逾二歲人安之唯恐其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四中 記 讀月草堂

去也有不予信視所作堂亦足以知其入矣

雙流逍遙堂記

李燾

雙流有堂曰三相其得名最久案諸史牒唐韋嗣立嘗長斯邑政績殊異後相則天中睿所稱三相嗣立其一入也餘二人蓋莫知孰何或曰嗣立季父思謙兄承慶仕皆歷鳳閣鸞臺邑人深德嗣立故併思謙承慶法其形貌因集其門戶而號以三相他族不當間此或曰圖像故止一人好事者強增益之俾益三數不知嗣立為相實三拜三已所稱三相即嗣立也思謙承慶無與焉余謂思謙承慶雖無併存之寧過於厚若論斯邑要當

謾作諛

以嗣立為主且究其本末嗣立蓋長於治民相國殆無足言自隋改廣都曰雙流迄今踰五百歲佩銅章結墨綬者紛不可紀而嗣立獨擅能名入踐臺閣更以平章事檢校汴魏兩州不嫌遠外先十八人請行晚益流落而巡察吏猶表其清白可陟之狀所長果在此不在彼當時最課諒非苟相諛悅必有當民心可傳繼者惜哉予未之聞也嗣立既能得民其好尚復與流俗小異雖屋廊廟每自託於山林孝和嘗幸其居即詔嗣立襲逍遙公負故封逍遙公者嗣立之族人在宇文周時志節尤高嗣立要非負對然察嗣立胸懷本趣似不以紛華盛麗為悅者顧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四中

記

讀月草堂

弗能早自絕於匪人與楊宋崔趙同執國柄豈必真知方外之樂抑亦羞處汗穢姑託此強自洗濯乎故余於嗣立猶有取焉爾嗣立去雙流既五百歲而余實來邑之頽剝殘缺固非當時而余又遲鈍迂濶不堪世用拊存凋瘵惟恐傷之得免斯幸而何敢望嗣立之最課若山林則予所固有也嗣立又烏得以權勢而兼取之乃即堂之南更啟牕戶乘嗣立故封而命以逍遙簿領空隙徜徉其間庶幾不失余之初心且為斯邑故事云

將相堂記

閻蒼舒

古之文武之道備於一身而其盛出於一門若三代之英哲則

坐廟堂出則專征伐春秋之世謀帥御職者皆其卿大夫而伊周方召自其父子至於孫曾皆以此道傳其家而位其國由漢以來文武分為二道而將相列為兩官其能兼資竝美固代不乏人推而淵源流衍出於一門名教有光毫髮無憾者抑又艱矣是故以功名相副者謂之世澤以富貴相承者謂之世祿金張許史重侯累將窮富極貴不足為世重輕而六龍三鳳之流聯飛竝驚垂芳於無窮宋受天命神祖聖宗深仁厚澤涵育灌浸歷四朝而至於嘉祐治平之間風俗之美人才之盛極矣其間光明碩大傑峻雄偉以德業聞者固不可勝紀若其兼資文

武出入將相如韓范富歐者豈易得哉求之吾蜀閬中陳氏亦其一也陳氏世有聞臥秦國公省華為左諫議大夫官至太師尚書令其積功累德蓋有自來至公之三子後先舉進士仲居甲科伯季皆狀元由是名震天下堯叟姿貌疆力秦對明辯久典樞密靡不淹貫堯佐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俱官至宰相堯咨性豪善射在內為學士補外居藩終於節度三子已貴時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皆列侍左右客不安求去公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陳公教子為法以陳氏世家為榮伯季年皆踰六十獨仲年八十二父子兄弟仕皆

同朝內外孫曾合一百一十人而仕於朝皆以材稱可謂盛矣始伯仲季未第時肄業於鄉之錦屏常從其父訪陳搏於終南山搏謂曰三子皆將相然仲子伯季不逮也後果如其言淳熙十五年臨安吳昭夫以朝使來守是邦其游又肯綮之間易呻吟為謹聲變陰暄為和氣令修於坐嘯之餘人自化服於千里之外以暇日登臨茲山感故家喬木之陰擬前世三槐之貴爰作新堂於書巖之上庶幾高山仰止之意徑來請名余取圖南之言榜以將相而大書之既揭額矣來請記余以病倦荒落敬謝不能而書來益謹稽之國史考之家傳訪之圖謀而強記之

俾陳氏遺芳愈久而愈新焉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世家郭璞  
 筮之曰淮流絕王氏滅當時以淮流無絕理厥後諸王之盛度  
 越六朝及於滅王之年淮水實竭一時人物掃地而盡袁天綱  
 題錦屏此山云磨滅英靈乃絕若與淮水讖略同然淮水可竭之  
 時而閩山無磨滅之理故此方人物其出蓋未艾不獨陳氏云

